

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·
讽刺谴责卷

常言道

原编 (清) 落魄道人 缩编 博夫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56

D

东53B-7.

44.56
LPD

常 言 道

原编 [清]落魄道人
缩编 博 夫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策 划 禅苑工作室

主 编 李淑捷

副主编 博 夫 马嫦娥

编 委 (排名不分先后)

博 夫 李淑捷 李 琦 杨 光

梁乃茹 马嫦娥 铁 周 李志斌

吴献良 张亚琴

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·讽刺谴责卷

常 言 道

原编 (清)落魄道人 缩编 博 夫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铁道标准化怀柔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650 千字

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 册

ISBN 7—5329—1342—2

I·1180 定价:38.00 元(全十册)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论人我当思人即我我即人
计得失须知得是失失是得 (1)
- 第 二 回 钱落空身轻浮大海
心向上手援遇燧人 (6)
- 第 三 回 时规被小人作贱
钱愚受一文牵制 (11)
- 第 四 回 坐井观天得钱便作骄态
斯文扫地失意怎肯低头 (16)
- 第 五 回 时伯济有去无来
钱士命只进弗出 (21)
- 第 六 回 万笏见柴起意
时生遇李安身 (27)
- 第 七 回 化僧饱暖思行浴
邛诡饥寒起道心 (32)
- 第 八 回 试利场柴主施威
摸奶河邛诡被杀 (37)

- 第 九 回 施利仁重富贵甘心受擗
 墨用绳卖聪明当面倒梅 …………… (42)
- 第 十 回 掩耳盗铃不搜自己房帙
 吹毛求疵只觅别人破绽 …………… (46)
- 第十一回 自汎将军无药可治
 脱空祖师有法难使 …………… (51)
- 第十二回 化僧胆大弄鬼
 钱愚心虚求佛 …………… (56)
- 第十三回 时伯济时运来一人名顿改
 小人国大人国两地各攸分 …………… (61)
- 第十四回 时伯济得时便得济
 钱士命要钱不要命 …………… (67)
- 第十五回 飞钱原作飞钱用
 恶人自有恶人磨 …………… (71)
- 第十六回 半世经营无只字祸因恶积
 一家欢乐得双钱福祿善庆 …………… (77)

第 一 回

论人我当思人即我我即人 计得失须知得是失失是得

这个不是别个，就是天地间第一件至宝，无德而尊，无势而热，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，无远不往，无幽不至。上可以通神，下可以使鬼。系斯人之性命，关一生之荣辱；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故人之忿恨，非这个不胜；幽滞，非这个不拔；怨仇，非这个不解；令闻，非这个不发。真是天地间第一件的至宝，而亦古今来第一等的神佛。所以这个神佛有一对花鼓，对世上的人说道：

一家儿过活，富贵的如何？有我时骨肉团圆，没我时东西散伙；有我时醉膏粱，没我时担饥饿；有我时曳轻裘，没我时鹑衣破；有我时坐高堂，没我时茅檐下卧。这壁厢变童妖女拥笙歌，那壁厢凄风苦雨人一个。要我来不要我？

请问世上人，那个不要？谁敢说个“不要”两字！这个至宝，有的没有了，弄得七颠八倒。没有的求其有，使尽百计千方。到得这个有了，更想其多。觉道千难万难，到得这个多了，多多益善，还要常保其多，犹不免千算万计，所谓巴一千，撞一万。非但不敢说“不要”两字，就是“要”字里面，且有说不尽的景况。

劳心劳力，日夜千辛万苦，也因为要这个；为客为商，奔走千乡万里，也因为要这个；卖男卖女，骨肉东三西四，也因为要这个。奴颜婢膝，为要这个，甘作低三下四；朝张暮李，为要这个，不顾九烈三贞。至于六街三市，三百六十行，九流三教，做尽千奇百怪的勾当，无非都为要这个上头起见。总之，世上的人，心内也要，口内也要；口内不要，心内总要；当时不要，久后原要。老也要，少也要；男也要，女也要；智也要，愚也要；你也要，我也要；我也要，他也要。正是：

或黄或白， 以尔作宝。

凡今之人， 维子之好。

这个至宝，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昌，果然是人人要的人人要。不独是我一人要，是天下人皆要的了。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未尝不同。人要的，自然我也要的；我要的，难道他不要的？世上的人，切不可辨个尔我，切不可分个人己。见人之得，如己之得；见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盖以我自己看我，我固居然是一个我；以他人看了我，我亦不过一个他人。且我看他人，他人原是一个他人。以他人自己看他人，他人亦是俨然一个我。人要想自己比他人，然后可以行得去。故世间唯一“恕”字，可以终身行之。这个恕字，事事不可离，时时不可忘，论到好的所在，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；论到不好的去处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自己不欲的事情，断不可施诸他人，总要常存个人心一体的念头，这方可称个尽善。目下的人，为了这个至宝，有己无人，但知利我，往往忧人富自怕穷，隐然他的是我的，我的是动不得的。有一等凭着自己的势头，强占人便宜。有一等恃着自己的豪富，硬派人吃亏，占人便宜，还要把人凌辱；派人吃亏，还要把人糟蹋。有一等要图自己肥家润室，不顾别人死活存亡，得

了这个人的财物，便把那个人置之死地。有一等见凶便住，见善便欺的人，遇了情通理顺，讲情说理的，便道不怕伊，情理三分，明欺七分；撞着了强横霸道，更凶似我的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外面还要陪着小心。有一等欺贫重富的人，迷着个财主，便假殷勤，掇相知，装尽许多丑态，仍然一些也叨不着他的小光；若是叨得着小光，便胁肩谄笑，无所不至，连廉耻也有些不要的了；若见了个贫士，便不在他心上，当面轻蔑他，冷淡他，奚落他，背后说他笑他，其实因他贫穷，未曾沾染厘毫丝忽；若是穷人向他挪移了十两八两，他里面便蓄着个我富他贫的念头，外面就露出个他贫我富的形状，还要肆无忌惮当场出丑，不顾别人的面孔。又有一等看见别人的富，心怀妒忌，甚是不平，自己的究好象别人连累他的一般，当面挪移撮借，背后反要算计画策，或假公济私，于中取利，不晓得什么叫做情，叫做理，什么叫做义？甚至父子们平白地风波即起，兄弟们顷刻间水火已成，朋友们陡的里干戈就动；六亲不睦，九族不和；或损人不利己，或两败俱伤。为因要这个，反把这个送与别人，而且有伤天害理，画恶策毒计，不知忘了多少情，背了多少理，负了多少义。单有自己，而无别人，一世辛劳，并无片刻之安，那有一时之乐？直到四肢冷，双脚挺，口不能论长说短，目不能见貌辨色，耳不能寻消问息，身不能西走东奔，心不能千思百想，喉咙中的气儿一断，方才肯罢。

这等看起来，利令智昏，当局者迷，看不破的居多。然而看得破了，难道教人必不要这个至宝么？若说道为人，总该不要，纵然有了，也该送与别人。岂是那些天下的富人，没有一个是，天下的穷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的了？不是这等说，这个至宝，原是人世养生之物。贸迁有无，藉此以便食用，不可一日没有，

如何不要？但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故向日陈仲子不食兄鹅，原属矫情；庞居士车金入海，更为不经。所以这个至宝，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了未免伤廉；可以与，可以无与，与了未免伤惠。取与之间，须要看得清，见得大，不可把这个至宝看得太轻，亦不可把这个至宝看得太重。当取的便取，不当取的勿取；当与的便与，不当与的勿与。倘我手中有物，不可生轻忽心，把这个至宝任意挥洒；若不是我的，不可生妄想心，图谋别人的至宝。凡事要寻个适中，斟酌个一定不易的道理，古人说得好，“临财毋苟得”。得是原许人得的，不过教人不要輕易苟且得耳。揆诸理上，理上说得去；度诸情义，情义上也说得去，然后，与之有名，取之无愧，心安意适。这等样有了财物，用也是经用的，失也是不易失的。有一等人，说到个取字，笑容可掬，欣然乐从；即一时不便就取，还要想个取的法儿出来，必待取之而后快。说到个“与”字，眉头打结，心内怏怏，即算一定要与的，还要迁延时日，与之终是肉疼。常把个患得患失的念头，横于胸中，朝思暮想，万绪千愁，无非欲得而恐失。甚至阴谋暗算，不顾天良，霸占强吞，怎知情理？不管乡党论谈，亲朋怨怼，任别人笑他骂他，咒他恨他，只是一味个要得而不要失。这等人的所作所为，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念头，无非要自己受用，并为子孙之计耳。但不知天命不于常，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，设心不良，安能久享？否极泰来，泰极否至，往往见器满则倾，物极则反，祸起萧墙，变生仓卒。半生得之而甚难，一旦失之而甚易，阴谋暗算的财物，化为乌有，霸占强吞的家户，竟属子虚；否则暗来暗去，渐渐消磨，荡产倾家，一败涂地，即使自身能保，难保后人。刻薄成家，难免儿孙荡废，不是养个痴呆懵懵的贤郎，定是出个嫖赌吃着的令子。包你家产消灭，返本还原，财物耗

尽，连根而去。若是恶债未清，儿女必至做出不可闻的事情，舍身以偿祖父之债，即死在九泉，尚要被人谈论。世人莫道此等儿女是个不肖，这是极顶的孝子慈孙。盖父之与子，合来总成一尺，父亲就做了五寸，儿子自然也是五寸；父亲若是不伶俐的，只做得一寸，儿子必然能干，倒要做起九寸来了；若是父亲做了九寸，儿孙自然只好一寸了；若一寸做完，连一分也没有了。奉劝世上的人，须剩些地步与子孙用用，切不可做尽了。

可见得世间的贪财爱钞算计别人的，到得临了，究竟无益。世人为何不思行善？岂不晓得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而徒欲以财物家产传之子孙，是谓求祸而辞福。盖祸福本是无门，亦惟在人自己招他。世上的善恶报应，真如影儿随形，近报应在自身，远报则在儿孙。为人在世，总要把这个至宝，看得轻重适宜；把这个人情，细心体贴；把个这善念，常存心上。若是贫士，贫乃士之常，不可恨自己此时之贫，不可妒他人此日之富。见富不为谄媚，当自乐之地。若是富翁，富亦何足异，不可矜肆自己一日之富，不可讪笑他人一日之贫，遇贫勿预提防，宜以善为宝，把贫富两字看得淡些，宁为君子，勿作小人。我试把一段人人晓得的故事，说与世上的人知道。正说间，忽有不速之客一人来，见了此书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样书，那个要看？那个要听？徒以不入耳之言，来相劝勉，一派迂气，满纸腐谈，真是惹厌！有一等人见了，必然说笑你做书之人，还说道此人甚奇，自道识字，却是不通，而且连篇别字，说出这样言语，不知世务。这做书人，必是个不长进的废物！请付之丙丁，勿使这一等人看见。”客乃掷书而去。噫！此客乃真知世务者。但世之人，见了此书，以余言为是，无非点头一笑；以余言为非，亦不过摇头一笑。无所消遣，聊以此作笑府

观，亦无不可。予亦不知工拙，有心劝世，不顾贻笑大方。

第 二 回

钱落空身轻浮大海 心向上手援遇撻人

话说明朝崇祯年间，有一人姓时名规，取个不越规矩的意思，号叫伯济，伯是个大，其志向欲大有济于世，是当时第一个有名秀才。原籍忠厚人氏，家住好仁坂里。父亲叫做时行善，官为大理寺正卿，现今致仕在家。母亲安氏，同庚半百。所生二子，是个一胞产的兄弟，两个都是一十八岁。长子时方便，娶妻韦氏，也是同庚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名唤时达，只得三岁。次子即是时伯济，娶妻颜氏，小字如玉，是方镇地方颜良的女儿，年纪也与时伯济同庚，也生下一个儿子，名唤时通，也只得三岁，月份比时方便的儿子大些。一家八口，父子同心，弟兄竭力，儿子媳妇们奉事父母，极其孝顺。那父母两个，待这儿子媳妇们，亦极其慈和，兄弟甚是尊敬哥哥，哥哥也甚是爱惜兄弟。就是妯娌之间，亦甚是和睦，宛如姊妹一般。这两个儿子，虽在襁褓，却日日终不闻啼哭之声。共处一堂，天伦叙乐，骨肉可欢，布衣甚暖，菜饭甚香。上不欠官粮，下不欠私债，无忧无虑，一门甚是快活。但是那时行善为官的时节，却是两袖清风，家业不能十分富足，只有祖上遗下来的一件东西，是个至宝。那件东西，生得来内方外圆，按天地乾坤之象，变化不测；能大能

小，忽黄忽白，有时象个金的，有时象个银的，其形却总与钱一般，名曰“金银钱”。这金银钱，原有两个：一个母钱，一个子钱，皆能变做蝴蝶，空中飞舞，忽而万万千千，忽而影都不见，要遇了有缘的跟他。时伯济家里的这个，是个子钱，年代却长远了，还是太祖皇帝赐与时行善的始祖，历传五世，从来没有失去，但是只得一个。

忽一日，时伯济静极思动，心中起个念头，心问口，口问心，自己想道：我不合念了这几句诗云子曰，并不知什么一些世务，不能见多识广，虽然父母在堂，不可远游，但男儿志在四方，岂可困守家门？家中父母，赖有哥哥在家奉侍，不如出门远游一番，巴得有个出头的日子也好。于是告禀父母，父母应允。那时行善道：“你既要出去游玩，自然遍上山川，遨游四海。家内有个金银钱，你晓得天下是有两个的，不知母钱今在何处？你带在身边，倘遇见了一并带回，使他母子团圆，也是一桩美事。”就叫安夫人取了金银钱出来，交与伯济。伯济收了金银钱，拜别了父母哥嫂妻子，一肩行李，望大道而行。当日行了一程，夜向歇店投宿。看见一人，自称钱神，厉声说道：“目下你的名儿不好，要与我暂别几日。”醒来却是一场梦。自己暗思道：“我是个当今第一个有名秀才，怎么说我的名儿不好，要与我暂别几日？甚是奇怪。”因想起家中父母骨肉，不知安否，时刻在心。朝行夜宿，遍观各处风土人情，身边个金银钱，却不在他心上。一日，时值季冬，天气严寒，信步来至海边，细观海景。那时，时伯济看出了神，转眼间，忽然金银钱不见。四面观望，毫无踪迹，不提防一时失足，连身子也落下水里去了。

此时海岸上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，他们要顾自己性命要紧，怎肯下海来救，只好慢慢的看他落水罢了。他内心存着个

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的念头，一些也不惊慌。说也奇怪，那时伯济的身子落在水中，并不见沉没海底下，浮在海面上，连衣服也不至甚湿。你道是什么缘故？不是有什么海神海佛，只为有个龙神护佑。这条龙，原是一条困龙，困居海内，不能上天。今见时伯济落水，顿起相怜之念，空中保佑，不使他沉到海底。那时，时伯济睁开眼皮一看，真是一望白。随着波浪，听其自然，滔滔滚滚，望那一边余去，觉得离那海岸渐渐远了。回头看那海岸上的人，别人看我弗多大，我看别人也大弗多。顷刻间，余到海心，四面无边无际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远远望见一只海船，不知有多少人在船上。看见将近，只见一人双脚踏在平基上，形状似有三分贼气，疑是海洋大盗。时伯济不动声色，并不求救望天叫喊一声。原来这只船上有三个主儿：一个叫神仙官，一个叫老虎官，一个叫狗官；脚踏平基上的，是个水手。其时，适值神仙官同狗官在船头上立着，看见海中有人，神仙官道：“这边有个人落在水中，我们且抛一锚，带住了船。缓缓的将船撑拢去，把那个落水的人救了起来如何？”狗官道：“我们且把自己的舵拿定，我是随他风波起，只是不开船。他人落水与我什么相干，要我们着急！”两个在船头上顿时相骂起来。那老虎官听见，慌忙走起说道：“船通水，人通理，你们不要船横芦飞器！自古道，‘宰相肚里好撑船’。我们是一条跳板上人，有甚事情，须要大家耐些。到底为着什么？”神仙官把手指着水中的时伯济说道：“我意中要想救这个人，对他说了，他不但不肯，反要夹篙撑，竟与我相骂起来。”老虎官面上带着笑，向狗官道：“据你的意思，难道看他落水，让他死了不成？”狗官道：“然也，木头雕。”老虎官道：“一叶浮萍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那个人虽然与我们没有碰过船头，但东海船头也有相碰的

日子。我们救了他，他日后自然也晓得知恩报恩的。”神仙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把船撑拢去救他。”老虎官道：“你不要慌，‘船到桥，直苗苗’，我自有个道理。”那个狗官，终是在旁边打退船头鼓，说道：“我看起来，只怕是撑不拢的。”老虎官道：“你摇了半日的船，缆多没有解。我这等对你说，你还是不听。”那时，三人不拗两，神仙官同狗官走到船梢上，说闲话去了。老虎官只得自己却手，把船横撑，欲来捞救时伯济。无奈撞着了退船头鬼，在船底下挡住去路，再撑也撑不动。霎时间，风波骤起。他们是看风使船的，一得着了风，便扯足了满篷，一帆风，竟往那一边去了。此时，时伯济仍无人救，只管在海面上自来自去，飘飘荡荡。不知余了多少路，遥望见青草河边，一带树林，黑沉沉一簇人家。正看间，身子不觉已近海滩。海滩上的树木，原来却是冬青树，人家尚远，不甚分明，隐隐似有个城池在内。时伯济爬上海滩，脚底下踏着一件东西，阔三尺三寸，长四尺，不是什么海宝贝，其实是一块瓦片。那里晓得，这块瓦片，硬又硬，滑又滑，才踏上去，底下一挫，那里还立得定脚头？两脚却在滩上，身子又跌落在水里了。

那时时伯济弄得上不上，下不下，欲向上面行去，又自己不能为力，两只手那里撑得起；若望下流去，却是顺势。他意中一心向上，只得勉力撑住，然终是力不从心，身在海内，脚在滩上，更比在海中飘荡的时节，越觉闷些。身子动也不能动一动，说话也说不出半句，即使说得出口，奈何无人听见。不意树林中，忽有一人走出来，看见他跌了下去，慌忙上前，立在海滩上，把两只脚一撮，竟撮至岸上来了。便问他姓名居处，那人道：“小子并无姓名，那有家乡。我是燧人氏的苗裔，人都唤我燧人，道号了子虚散人。欲到海中寻访高人，在此经过，救了君

家，实是有缘。”伯济道：“承蒙散人搭救，再造之恩，何以图报。”燧人道：“我辈救人，岂肯望报。”燧人也问时伯济的姓名踪迹，伯济备细说了一遍。燧人道：“原来是个读书人，可敬可敬，如何遭此挫跌？然目下的秀才，如君家者，正是不少。你既遭了此一文之衅，你如今还去想他不想他？”伯济道：“这个身外物，我去想他怎的！”燧人道：“你既不想他，你今意欲何往？”伯济道：“我自一落水来，此乃天之所命，我有何往，只得听天而已。”燧人道：“所言诚是。但此间前不把村，后不着店，就使你往那一簇人家，走进这城里去，也是人生路不熟，如何是好？”伯济道：“这一簇人家，是什么地方？”燧人道：“是小人国。”伯济道：“这座城，叫什么城？”燧人道：“这城叫做没逃城。此城筑得甚是坚固，四面若关了城门，就是神仙也飞不出去，凡人那里逃得出，所以叫做没逃城。国中居民甚广，城内有一人，自小做卖柴主人的，国中顺口儿都叫他柴主。柴主之名，遍满天下，真个是：若有发迹，混名先出。自从出了柴主之名，就得了一个也是金银钱，家中甚是富足，如今竟有敌国之富。闻得他敬重斯文，你如今无所依归，倒不如我指引你去，到了他家，自然必有好处。他家住在城中独家村上，国中人人晓得。切记切记，后会有期。我是去了。”言讫，忽然不见。时伯济此时无可奈何，只得向那一簇人家走去。看看进了城门，那城内的地形，比别处地方低些。缓步行来，有意无意间，打听这个独家村上的柴主。

第三回

时规被小人作贱 钱愚受一文牵制

却说小人国内，独家村上这个柴主，你道是谁？不是别个，他姓钱名愚，号士命。他父母是没有的，只有一个妻房习氏，小名如斌，年方四十四岁。生下一个儿子，名唤百锡，年方一十八岁，尚未娶妻。那钱士命自己年交六十九岁，身長三尺，头颈自小歪的。前生不是凡人，今生是天下串头神下降，容貌异常，与众不同，生得来

头大额角阔，面仰髭须翘。黑眼乌珠一双，火烧眉毛两道。骨头没有四两重，说话压得泰山倒。臀凸脚跷，头轻脚摇。两腿大，肚皮小，天生大卵脬。

那大卵脬有一时要气胀起来，随身两个小童，一个叫眭炎，一个叫冯世，一个立在左边，一个立在右边，把他大腿捧了，将这卵脬用力慢慢的呼起来。其中气渐渐的平了，钱士命心内才得快活，若有一时要撒屁，下身重大，两腿粗胖，也需要这两个在两边把他阔臀掇起，然后待他把屁慢慢的放出来。这两个眭炎、冯世，平生习惯最喜干这样勾当，所以常待左右，并不自知忸怩。然而钱士命自来却没有人使唤的，原是一个穷人赤底的，自从做卖柴主人的时节，用着不识轻重，不知分量的一条蛮秤，横冲直撞，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。忽一日，正在那里

卖柴，半空中飞下一件东西，掉在那一条蛮秤上。钱士命见了，喜出望外，连忙拿来藏了。你道是什么东西？原来是个金银钱，却是母钱，就是同那时伯济在海中的子钱是天生的一对。他自此以后，家道日隆，小人国竟算是一个大阿哥了。挣下多少南庄田，北庄地；又得了一个大大的官儿，封为自汎将军。独家村一带地方，都是他家的住房。门前有棵大树遮荫，朝南一对孟门。孟即是大门，是他们的土语。孟门里面第二道，是个拂中厅，里面第三进，是一所堂屋。堂屋下，一口天生井，朝外挂一顶拂轴，拂轴上面画的是一个拂拂，其形与猩猩相似，故名曰假猩猩。两边挂着一副对联，上联写着：大姆哈落落，下联写着：阿谜俚沮沮。梁上悬着一个朱漆匾额，上书“梦生草堂”四字。只因钱士命的母亲，向日怀孕在身，梦中不知不觉，产下一个儿子，就是钱士命。其时适值此堂落成，喜之不胜，这个匾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以示不忘之意。靠北摆着一只建几，建几下面，并着一只硬桌，左右摆八把有主椅。梦生草堂旁边一间矮斋，斋中摆几条彫凳，别人到他家里去商量事故，必要在矮斋中讲话。梦生草堂里面第四进是一所自室。自室中也有小小的一个匾额，题“我在这里”四字。两边也挂一副对联，上面写着：青石屎坑板，下联写着：黑漆皮灯笼。朝外挂一副横披鸾画，上面画一青鸾。画底下摆一张炕床，炕床铺一条拂鼠绣褥，褥上盖一条厚棉被，底下衬一条乞席，炕边摆一把称孤椅。这个室中，上面水泄不漏，四面不露光明。钱士命不拘时候，坐在这称孤椅里，暗昧不明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自室后面房屋不计其数，原有三大圆堂，四大厅。

一日钱士命在自室中走出来，恰到梦生草堂中，忽见豪奴走进报道：“外面有个人，特来问将军。”钱士命道：“是那个？”